

進化生物與進化

著 克 科 納 班

譯 光 復 鍾

版 出 社 光 國 州 廣

班納科克著 鍾復光譯 施復亮校

社會進化與生物進化

神州國光社刊

社會進化與生物進化

目次

第一章	達爾文底生物進化說	一
第二章	馬克思底社會進化說	一三
第三章	馬克思學說與階級鬥爭	一七
第四章	達爾文學說與階級鬥爭	二一
第五章	達爾文學說與社會主義	二九
第六章	自然律與社會學說	三九

第七章	人類底社會性……………	四五
第八章	工具、思想及語言……………	五五
第九章	動物底器官與人類底工具……………	六七
第十章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	七五

第一章 達爾文底生物進化說

在十九世紀底後半期，有兩個最有勢力地支配了當時人心的學者。一個是達爾文 (Darwin) 一個是馬克思 (Marx)。他們底學說，從根本上變革了一般民衆底人生觀，成了伴隨現代社會鬥爭的「精神鬥爭」底中心點。

馬克思主義及達爾文主義底科學的重要性，都一樣地在於展開進化學說這一點。所不同的，只在於達爾文闡明了生物體底進化，馬克思闡明了人類社會底進化那一點。可是進化學說並算不得新學說，在達爾文和馬克思以前，大哲學家黑格兒 (Hegel)，

便已經拿這做他底哲學底中心點了。然則達爾文和馬克思底特異的進境，究竟在哪里呢？

那種以爲「各種動植物，是順次從一種發展爲別種的」學說，是到了十九世紀才出現的。在這以前，人們對於「現存幾千幾萬種動植物，究竟從什麼地方發生出來的呢」這個問題的答案，總是如此：「這是開天闢地的時候，上帝所造出來的。」實際上，在十九世紀以前，人們總是相信各種動植物是從來沒有什麼變化的。因而在學問上也就說：「各種動植物是不變的，因爲父母把自己底特質傳給子女。」

可是我們若去注意一下各種動植物底特點，便決不能滿意上面的說法。各種動植物間，有一種很整齊的自然系統。最初發見這種系統的，是瑞典底學者林尼阿（Linnaeus）。林尼阿把一切動物，按照其特質底類似和差異，分爲「門」、「類」、「科」、「屬」、「種」等名稱。例如屬於哺乳類的一切動物，在其體形上表示着同一的共通特質；但是

其中草食獸肉食獸及猿猴科，又各自成爲一科，而表示着各自底差異。又如熊犬貓等，都屬於肉食科，所以在它們相互之間，那體形上的共通點，要比馬或猿多得許多。再拿同種的動物來比較看，其類似點還要明顯。貓、虎和獅子，是屬於同種的，所以比起犬或熊來，在它們相互之間，具有許多顯然相類似的點。倘若我們從哺乳類走到鳥類或魚類那邊去，看一看，便會立刻發見它們之間有許多差異點。可是它們雖有許多差異點，却也有着共通的類似點。這共通的類似點，就是三者都有骨格和神經系統。但是我們若離開這些脊椎動物門，去看一看軟體動物或水媳，便完全看不見骨格和神經系統了。

這樣看來，在動物界裏，實有整然的分類系統。如果各種動物最初就是完全各別地創造出來的，那便不會發生這樣整然的分類系統。那便可以有一種哺乳動物，具有六個腳爪。於是只好這樣假定：當那開天闢地的時候，上帝是採用林尼阿底分類法，按照這個分類法來創造的。然而在這個創造說以外，還有一種說法。那就是說，體形底類似，是由血

統關係而生的。例如同胞的兄弟姊妹，彼此很相類似。堂兄弟間，也有相似的地方；不過這種相似，沒有親兄弟那樣相似罷了。各種動物底類似和差異，也與這一樣，這是一種說法。據這種說法：各種動物，並不是各別創造出來的，原本是出於同一的祖先的，只因爲所發達的方向不同，所以就成爲今日的狀態。今天貓種底諸動物，都出自一種原始的貓。那種原始的貓，與以前的原始的犬及原始的熊一起，更出自以前的食肉獸底原始的一種。而那種原始的食肉獸，又與別的原始的有蹄類及原始的猿猴類一起，更出自以前的一種原始的哺乳動物。

這個血統說，爲拉馬克（Lamarck）等所主張；然在當時，還未得一般人承認。他們還不能用事實來證明這個學說底正確，所以它還不過是一個假定說。不久，達爾文底大著種源論出世了。於是他底進化學說，便立刻被一般人承認爲確實的真理。從此以後，進化學說就變成一種與達爾文底名字分不開的東西了。這是什麼緣故呢？

這在一方面，是因為由種種研究底結果，已經搜集了許多實際的材料，足以支持這個假定的學說。例如當發見那種不易編入從前的分類中的卵生哺乳動物或有肺臟的魚類時，這學說就證明它是由一類變為別類的過渡時代底動物底遺跡。又如掘出與現存動物相異的古代動物底化石，可以知道它是現存動物底原始形態，並且可以知道那原始動物漸次發達起來，成為現存的動物更因為細胞學說興起，就知道一切動物，植物，都是由幾百萬細胞構成的，那多數細胞，都是從單一細胞分化出來的。於是說『今日的最高有機體，也是出於單細胞的原始生物的』這樣的話，就沒有人以為奇怪了。

然而單靠這些，還不足以使這個學說變成確實的真理。要使這個學說成為十分確實，必須以我們底實驗，使動物由一種變為別種，而舉出實證來。達爾文是做過這種實驗的。達爾文發見了動物發達底機械作用，那結果，他就證明了在某種條件之下，某種動物必然地會發達而變為別種動物。

這種動物發達底機械作用底根據，在於遺傳性。這就是說存於下面一件事實：動物底父母，把自己底特質遺傳於子女；然而同時，子女在某一點又與父母不同，而子女們相互之間也有多少的差異。在同種的貓或犬之間，也發生許多種類，就是這個道理。如果沒有這種差異底發生，則動物由一種變為別種的事，便完全不可能了。總之，新種底形成是這樣的：就是它與那中心的類型不同的點漸漸增大起來，並且繼續向着同一的方向進行，結果便與其先祖底原型越離越遠，乃至於發生一種新動物了。但是那種使它繼續向着同一方向變異的動力，是從什麼地方出來的呢？

拉馬克說明其理由如下：動物如果不斷地多次使用某個器官，則那個器官便會特別發達。例如以跑路為業的人，他底足就特別大，以同樣的理由，獅子得到強健的足，兔子得到敏捷的足。又如麒麟，因為要吃高樹底枝葉，常常昂首延頸，所以就變成了那樣長頸子的動物，然而這個說明，還有難以相信之點。例如蛙有綠色的保護色，這種事是不能用

這個說明來解釋的。

達爾文爲解決這個疑問，做過別方面的研究。家畜飼養者和栽花匠，能夠用人工做出變種來。栽花匠要想使某株樹底花變大的場合，就在那株樹開花的時候，先把小的花於未成熟以前一概摘掉，只把大的留起來。這樣一來，第二年花，就與頭一年大的花相似，都變成大的花了。然而其中也有較小的，於是再把小的摘去不要它，只把那最大的留起來。這樣經過幾年，就變成非常大的花木了。許多家畜，比其祖先野生種的原型大不相同，也是飼養者採用上述那種方法（故意地或偶然地）的結果。

所以我們如果向家畜飼養者去定做從短頸的動物中做出長頸子的來，那也不一定是不可能的事。飼養者只消如此做便行了：他揀了幾個頸子較長的動物，使它們交尾，於是生出子女來，其中頸子較短的一概殺掉，只留下頸子較長的讓它活起來，再使它們交尾。如果他這樣繼續着做許多年代，則那種動物底頸子便會一年長過一年，結果便可

以產出麒麟那樣的動物了。

在上述的方法裏，因爲有一種具有一定目的的一定意志，所以能夠得到上面那樣的結果。然而在自然界裏，並沒有那樣的意志，縱令子女與父母稍有變異，也要因它與別的動物交尾而復原的，所以論理，一種動物繼續它底變異，與原型越離越遠，而至於產生新種，那樣的事，是不能有的。然則在自然界裏，做家畜飼養者所做的那樣選擇的動力，究竟在哪里呢？

達爾文研究這個問題，經過許久的期間，就達到了『生存競爭』這個解決。在這生存競爭說裏，我們可以看出達爾文時代人類社會底生產組織底反映。因爲當時的生產界，盛行着資本家的自由競爭，所以達爾文就從那種景象中，想到了行於自然界的生存競爭。他並不是藉他自己底觀察而得到這個學說的；他是讀了經濟學者馬爾塞斯（Malthus）底著作之後才覺到這點的。馬爾塞斯企圖說明當時資本家社會中貧困饑餓之

所以那樣增大，是因為人口增加底速度，比現存衣食資料出產底速度要快得多。據他來說，食物要少於人口，所以人類不能不爲着生存而互相競爭；那結果，人類底多數，不能不因競爭而倒斃。據這個學說看來，資本家的自由競爭與其所伴的悲慘貧困，是一種不可避的自然法則。達爾文在其自敘傳裏，寫有如下的話：

「我在一八三八年十月，即在我開始做系統的研究以來十五個月以後，偶然讀了馬爾塞斯底人口論。因為我平常很留心觀察動物和植物底習慣，已經有了認識那種行於自然界各處的生存競爭力的準備，所以就馬上覺到：在這種競爭狀態之下，具有「便於生存的變異」的動物，就容易留存；具有「不便於生存的變異」的動物，就容易滅亡。那結果，便得有新種底形成。於是我就捉到了一個可以使這研究前進的原理了。」

動物底生殖率，的確大於現存食物所能維持的程度。無論何種生物，如果毫無死亡

地蕃殖起來，那都會增加得很快，不久便會充滿全世界。於是生存競爭就起來了。一切動物，都是要活命的；大家爲食而盡最善的努力，又欲避免爲別的動物所食。它們用各自特有的性質和武器，與動物戰，與寒暑戰，與乾濕戰，與其它全世界威脅自己生命者作戰。他們尤其要與同種類的動物作戰，即與那種以同樣的方法來生活，具有同樣的特質，使用同樣的武器，吃食同樣的食物的動物作戰。固然，這個戰爭，並不是直接的戰爭。兔子不與兔子直接作戰，獅子不與獅子直接作戰（除了爲着雌性的戰鬥之外）。但是，這也是激烈的生存競爭。它們不能夠都達到成年。它們底大部分，都死於生存競爭底路上，只有競爭得勝者留存下來。然則誰能在競爭中得勝呢？那只有這樣的動物，即它們底特有的性質或體質，最適於覓食或避敵的動物。換句話說，就是最能適應周圍狀態者，才得存留。這樣，一個動物，比同種中別個動物稍爲多一點長處，就得到留存，而這種長處（即變異的特質）又傳給子孫，所以自然自己做着選擇。

這里我們再拿麒麟底先祖來想一想。如果某個地方地上不生草，則那個地方底動物，就不能不吃樹葉。在這種場合，那些口觸不到樹枝的頸子短的動物，除了死以外，當然沒有第二個辦法。於是自然就選擇那些頸子長的使它留存起來。達爾文把這自然選擇，與那家畜飼養者底人為淘汰相對照，而名爲『自然淘汰。』

這種自然淘汰底過程，必然產出新種來。某種動物，一蕃殖到現存食物底供給以上，就一定要擴大其生活地域。因此，住在森林中的動物，就要到平野裏去；住在陸地的動物，就要到水裏去；住在地上的動物，就要到樹上去了。在這種場合，必須有適應各種新狀態的變異。這種變異一增大，便會從舊種之間發達出新種來。這種分化長年累月繼續進行的結果，就產生今日幾千萬種的生物。這幾千萬種生物，將來也還要繼續生變化的。

達爾文學說，便這樣說明動物底共同祖先，說明那原始動物底變化過程，說明新種底發生，同時並說明那自然界全體相互間底可驚的適合性。這種可驚的適合性，從前只

有靠着上帝底叡智纔能說明；現在却知道它也不過是生活上的自然適應罷了。一切現存動物，都是精密地適應現存狀態的。因為適應性稍弱的動物，便要敗於生存競爭而被排除。綠色的蛙，是從褐色的蛙出來的；它爲生存起見，無論到哪里去，都非保存那保護色不可。有一點現在變異顏色者，就容易爲敵方發見而被殺死，或因難於獲得食物而致死亡。

這樣，達爾文才把從舊種中不斷地生出新種這件事，告訴了我們。進化學說在從前不過是一個假定說，自從達爾文出來以後，才變成一個絕對確實的真理。達爾文底進化學說，很快地風靡於科學界，以致支配了一般人心，其理由完全在於這里。

第二章 馬克思底社會進化說

達爾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底類似，是很明瞭的。達爾文主義，已經如上所述了；馬克思主義也是一樣，其科學的重要性，即在於發見人類社會發達底原動力（即原因）。不過達爾文有證明動物底發達變化了來這件事情的必要；而馬克思却沒有證明人類社會生出發達變化這件事情的必要。因為人類社會從太古時代以來，不斷地以新組織代替舊組織這件事，是誰也十分知道的。人們所不能明白者，只不過其發達底原因和目的罷了。

馬克思以當時存在的事實，做他底學說底出發點。當時震撼歐洲全部的法蘭西底政治大革命，是資產階級底崛起和勝利，這是誰都知道的。然而這個鬥爭之後，新的階級鬥爭又起來了。在英吉利，製造業者的資本家對抗地主的鬥爭，成了政治上的中心現象。同時，勞動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反抗，也發生了。凡這一些階級含有什麼意義呢？各階級底差異存在什麼地方呢？馬克思都證明了。他證明這些階級的差別，是由於它們在社會底生產過程中所盡的機能底不同。階級發生底起源，在於生產過程當中；由這生產過程，決定人們屬於哪個階級。所謂生產，不外是人類向自然界獲取生活資料的社會的勞動過程。所以那生活必需品底生產方法，是形成社會組織底根本，並決定政治的諸關係及社會的諸爭鬥的。

生產底方法，是隨着時代底進化而不斷地變化的。可是這種變化是從什麼地方發生的呢？勞動底方式及生產關係，是由人們所使用的工具來決定的。換句話說，就是由生

產技術底發達及一般生產機關來決定的。例如在中世紀，人們使用粗笨的工具來勞動，所以那時產生了小工業和封建制度。可是現在却不然了，因為人們使用大機器，所以就產生資本家制度。又如在封建時代，貴族和小資產者為最重要的階級，在今日，資本家和勞動者為兩大對立的階級，這也是由於上述的理由的。

所以一切社會發達底主要原因——即其原動力，正在於人們所使用的工具底發達。人們為使其勞動格外容易格外具有生產性起見，自然常常努力改善其工具。他們又從使用工具的經驗裏，想到有更行改善工具的必要，由這工具底發達，而生出或慢或快的技術進步；同時，它又變更勞動底社會的方式。因而生出新的階級關係，新的社會制度和新的各種階級。同時，又生出社會的鬥爭——即政治的鬥爭。就是那些在舊生產過程之下占優勢的階級，竭力想維持舊社會制度；而新興的階級，却竭力想促進新的生產過程。這樣，新興階級對於支配階級實行階級鬥爭，結果就征服了支配階級，替生產技術底

無阻礙的發達開了一條大路。

馬克思主義，這樣，就明示了社會發展底動力及其機械作用。由此證明了歷史這東西，決不是不規則的無秩序的現象，而各種社會形態，也決不是從偶然的事件所發生的結果，實在都是具有一定方向的有規則的發達。並且由此證明了社會底發達決不停於現時的形態，因為生產技術今後還要不斷地進步變遷，它在今後當然也要跟着不斷地進步變遷。

這樣看來，我們就可以知道：達爾文學說與馬克思學說，都是一樣地把進化學說擺在確實的科學基礎上；其不同者，即一在生物界底領域內，一在人類社會底範圍內這一點。他們同時又使進化學說輸入一般民衆底心裏而將它作為社會的發達及生物的發達底基本觀念。

第三章 馬克思學說與階級鬭爭

大凡一個學說對於人心能夠長久握有勢力，一定要它有很大的科學價值。但是單靠這個，還是不夠的。古來常有一些在學問上非常重要的學說，除了少數學者之外，對於一般人差不多引不起什麼興味。例如牛頓（Newton）底引力說，就是一個實例。這個學說，是天文學底基礎；我們今日得有關於天體的智識，得豫言行星底出現，日蝕月蝕等事，都是根據這個學說的。然而這個學說初被提倡的時候，承認它的却只有英國底少數學者。那時一般民衆對於這個學說，一點也不加以注意。過了半世紀之後，福耳特耳（Vol-

(Laire)著通俗本的時候，一般民衆，才知道這個學說。

這一點也不足驚異。學問這東西，已變成學者先生們底專業，所以它底進步，只和學者先生們有關係。這恰如下面這件事一樣：鑄鐵術是鍛冶工底專門，所以鑄鐵術底改善，只和鍛冶工有關係。只有那種一般人民可以利用的學說，只有那種可以供一切人們做生活上的「根本的必要」的學說，才能在多數民衆間得到信奉者。所以某種學說能夠在多數民衆之間激動熱情，便是因為那種學說可以被他們拿去用作階級鬥爭底一個武器的緣故。

就是關於馬克思主義，這件事也是非常明瞭的。如果馬克思底經濟學說，對於近世階級鬥爭，沒有顯示何等重要性，那就恐怕除了少數專門的經濟學者之外，不會有人爲此來費批評研究之勞罷。然而今日，這門學說之所以成爲學界爭論底中心，就是因爲這個學說對於勞動者有用，勞動者可以拿它做對抗資本制度的武器。馬克思底大名，爲幾

千百萬對於他底學說懂得不多的人所敬慕，又爲幾千幾萬絲毫不懂其學說的人所輕侮，也實在爲此。總而言之，馬克思學說之所以能夠支配一般人心，就是因爲它在階級鬥爭中有很大的作用的緣故。

勞動者底階級鬥爭，是資本制度底必然歸結，在馬克思以前便已經存在了。勞動階級既然苦於壓迫，虐待和剝削，他們自然要希望那種可以免除這些痛苦的別的社會組織。可是他們在許久之間，都不過夢想它空想它罷了。他們那時還不能確信其實現。然而馬克思出來，就給那勞動運動和社會主義以理論的根據，照馬克思底社會觀說，社會組織，是常常推移，常常變遷的。資本制度，也不過是一時的形態。生產技術底進步，必然地要使社會從資本制度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制度。因爲資本階級，爲着自己底利益，總要維持舊生產方法；所以能夠努力於確立新生產方法的人，只有勞動階級。至於社會主義，便是勞動者底階級鬥爭底結果和目的。

勞動者底階級鬥爭，受了馬克思學說底影響，就完全一變其形態。馬克思主義，就成了勞動者底武器。勞動者因此拋棄了從來的空想，捉到了確實的目的。勞動者從此確信自己底勝利。同時，馬克思主義，又一掃從來空想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決不是靠一些賢明的人底智慧和厚意所能做到的。社會主義，並不是對於『絕對的正義和絕對的道德』的要求。也不是要建設圓滿完全的新社會。正義和道德，是隨着生產組織底變化而一同變化的，各階級各有不同的正義觀和道德觀。社會主義，只能靠那種在於新生產組織中可以得到利益的階級來實現。圓滿完全的社會制度，是一種空想；社會主義，只不過要實現一種更高級的生產組織——即社會的生產方法。

這樣，馬克思學說，就支配了勞動者底思想，感情，及其人生觀全體。這樣，馬克思主義，就成了現代思想鬥爭底中心。

第四章 達爾文學說與階級鬭爭

達爾文主義，好像與馬克思主義不同，與社會問題無關，單對於迷信和愚蠢宣戰。然而那是皮相之見。達爾文主義，也決不是只當作抽象的學問上的理論而行於一世的。達爾文主義一經倡導以後，也同馬克思主義一樣，馬上生出熱心的贊成者和熱心的反對者。達爾文底名字，也為許多不知其學說內容的人所敬慕，並為許多除了「人類底祖先是猿猴」這點以外關於其學說毫無所知的人所輕侮。而這兩種人，都不是具有「能夠在科學上判斷達爾文主義底正否」那樣資格的人。達爾文主義，也是在階級鬥爭中有

活動的作用的；它之所以很快地傳播於一般社會，以及得到熱烈的擁護者和狂妄的攻擊者，實在也都爲此。

達爾文主義，起初用作新興階級反抗封建制度的武器。這就是資產階級利用它去反抗王侯，貴族和僧侶等。可是這種階級鬥爭，與今天無產階級所行的階級鬥爭，却完全不同。資產階級，爲商工業底從事者，爲社會底最重要的階級，要排除那些舊權力，舊政治；因爲那些舊權力，舊政治，是妨礙產業發展底進路的。他們要想自己成爲權力階級，治者階級。那種已經成爲社會底寄生蟲的舊貴族階級，要想對抗他們，除了倚賴從來的傳說和古來的神權說以外，再沒有第二種辦法。所以僧侶就憑藉宗教底勢力來壓迫民衆，擯斥資產階級的要求。

所以那個要從根柢上推翻這些傳說和信仰的自然科學，就成了資產階級底武器。如果科學上的發見，能夠證明僧侶所說的話是虛偽的，則封建貴族底特權，便要受破壞。

固然，單靠這個，封建貴族，還是不會倒的，能夠推倒物質的力的，只有物質的力。然而思想上的武器，也能變成物質的力。所以資產階級信賴自然科學。

達爾文主義，正在這時出現。說人是下等動物底子孫這個達爾文學說，破壞了基督教教義底根本。因此，資產階級，就馬上以很大的熱心歡迎這個學說了。

然而在英吉利，情形却有些不同。英國底資產階級，早已握得政權了。因之，他們對於攻擊宗教，破壞宗教，就沒有興味。所以在英國，這個學說雖然傳佈得很廣，但並沒有激動起人心，只不過當做一種在實際上並無特別重要的「學問上的理論」而存在着罷了。英國人的達爾文自己，也作這樣想。達爾文害怕自己底學說會激動世間底信仰，所以特意避去將他底學說直接應用於人類。他底開始應用其學說於人類，是經過幾多躊躇逡巡之後的事，並且是別人已經將它應用過了之後的事。他給赫克爾（Haecker）[註]的信中，很悲傷他自己底學說，與世上俗見衝突的地方之多，而表示一種很冷淡的態度，

說自己不希望活到能夠看見這些障礙被除去的時候。

但是在德意志情形便完全不同。赫克爾回答達爾文說：「在德意志，達爾文學說，受了熱烈的歡迎，」正是這樣。德意志底資產階級，這時恰好準備對於封建貴族底專制政治下新攻擊。那些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都由智識階級所指導。赫克爾便根據達爾文學說，對於宗教加了最大膽的攻擊。於是，自由黨進步黨底資產階級，就很熱烈地歡迎達爾文學說，保守黨則拚命地攻擊達爾文學說。

【註】赫克爾是達爾文底在德意志的高足。

在其它歐洲諸國，也起了同樣的鬥爭。歐洲到處，進步派的資產階級，都和保守派的權力鬥爭。保守派正握有權力，或者企圖憑藉有信仰的附隨者來獲得權力。在這種情形下面，學術的討論，也自然以階級鬥爭底熱情來進行了。對於達爾文表示贊否的意見，雖用學者底名義發表，實際却都帶了社會的討論底性質。赫克爾底許多通俗本，從學問上

看來是很淺薄的；而反對論一方面，亦愚蠢得幾乎不能相信。這就是非從真正學問上的必要裏發生的議論底證據。

但是資產階級對於封建制度的鬥爭，並不會鬥到底。其一半原因，在於到處發現社會主義的勞動階級，對於貴族階級和資產階級，一齊舉起反抗的氣焰這一件事實。於是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對於封建勢力的攻擊，就放鬆了手，保守派因此得維持其權力。以前那種與宗教戰鬥的熱情，完全消滅了。自由派與保守派底鬥爭，誠然還是不斷地存在；但是在實際上，兩者却已漸次妥協接近了。以前那種把科學當作階級鬥爭底武器來信仰的熱心，完全沒有了。同時，那種不得不使民衆信仰宗教的「反動的傾向」便漸漸盛行起來了。

於是，學問界裏，也流行神祕主義了。那種以爲科學所能解決的，只是人生底一小部分，其它大部分（例如生活問題亦然）都還不會解決的思想，也發生了。從來屬望于「

淺明的科學」的一般人心，也漸次變成懷疑的，神祕的了。

這種變化，也表現在對於達爾文的態度中。進化學說究竟是什麼意思？宇宙之謎，不是依舊沒有解決嗎？這種可驚的遺傳性，從什麼地方發生的呢？如此適切地順應環境而變化的生物底能力，從什麼地方出來的呢？那種不能用機械的原理來說明的神祕的生命之謎，不是在這裡嗎？凡這一類疑問，就陸續地發生了。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度概說其後對於達爾文主義的批評之必要。

不消說，科學在後來是大大地進步了。一個問題被解決，其它諸問題底解決，又成爲必要。達爾文所認爲研究底基礎的遺傳法則，更詳細地被研究了。關於生存競爭中個人的要素的激烈爭論，也發生了。有些學者，置重變異，照拉馬克底學說，以爲變異是由於器官使用底結果及生活上的情形。然而魏司曼（Weismann）等，却斷然反對這種說法。達爾文只承認徐徐緩慢的變化，而德輔里（Devries）則建立突變說，而主張新種底

突然發生。凡這一些爭論，這一些主張，都是使進化學說加強，使進化學說發達的現象；可是在某種場合，會使人感到，各種新發見，好像破壞了達爾文學說。所以那些保守主義者，常常以爲這是「達爾文主義底破產」，而歡迎這些新發見。（「馬克思主義底破產」也屢次被高喊過，實是同樣的伎倆。）這種社會思想，就是在學問上，也受了影響。於是保守的學者，就唱導「精神要素底必要」了。超自然的神祕說，便代進化學說而流行了。最初熱心擁護達爾文主義的階級，如今變成保守的了。

空白页

第五章 達爾文學說與社會主義

當資產階級對舊權力鬥爭的時候，達爾文主義實在非常有用。所以那資產階級，對於其後來的敵人無產階級，再使用這個武器，也是很自然的。這並非因為無產階級反對達爾文主義，乃是因為無產階級贊成這個學說。當達爾文主義初出現的時候，無產階級底先鋒，社會主義者，立即率先歡迎這個學說。達爾文學說，說明那一見好像固定的生物界有不斷進化發達的事，這對於說明社會底進化發達的馬克思學說，是一個極有力的證據，成了馬克思學說底補充者。

雖然如此，資產階級，却還要把這新學說供自己之用。資產階級兩面有敵這件事，保守階級也很懂得。所以當資產階級攻擊保守階級底舊權力的時候，保守階級就指出無產階級底危險，而警告資產階級道：攻擊我們底權力，便會破壞一切權力。保守階級，要想藉此恐嚇資產階級，使他們停止革命的行動。然而資產階級底代表者，却回答他們道：新科學雖然排斥無根據的貴族權力，但是在對抗秩序之敵的時候，又是擁護我們的；所以我們沒有什麼可怕。

有一個時候，在博物學家底大會裏，有一位德意志保守派政治家兼科學家微耳和（Virchow）拿『達爾文學說是擁護社會主義的』這個論據，來攻擊達爾文學說。他說：『請諸君注意：這個學說，對於那個使鄰國釀成大恐怖的學說，保有很密切的關係。』所謂『鄰國』是指巴黎公盟底叛亂而說的；所謂『那個學說』自然是指社會主義而說的。要想憑那與鄰國叛亂底關係如何來決定生物學上的新學說底對否，這在科學家，

自然是很可笑的事；然而這個攻擊，却顯出很大的效果。因此，就弄得那位達爾文主義底主張者，進化學說底代表者赫克爾先生，狼狽得不堪，不久就發表一種意見說：達爾文學說，是表示社會主義者底要求爲無理的。達爾文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和水火一樣不能相容的。

雖在今日，也還有許多論者，根據赫克爾底這種議論，從達爾文學說上來攻擊社會主義；所以我在這里，當稍稍介紹一點赫克爾底議論。

照赫克爾所說，社會主義，是一種預定人類底自然的平等，並欲實現社會的平等（平等的權利，平等的義務，平等的所有的平等，平等的享樂）的學說。達爾文主義，正與此相反，它是不平等底科學的論證。進化學說確認這種事實；即動物發達底方向，是現出更多的分化，生出更多的分工的。動物越高度，越完全地發達，就現出越大的不平等。人類社會也是一樣。現在我們有着職業間，階級間，及其它之間底大分工。而這社會越高度地發達，則在

力量上，才能上及職分上，就會現出更大的不平等。所以進化學說，是對於「社會主義者底平等的要求」的最善的解毒藥。

再照赫克爾所說，達爾文底適者生存說，也是同樣的（毋寧是更大的）解毒藥。社會主義要廢止生存競爭。然而達爾文主義却告訴我們：生存競爭是全生物界底不可避免的自然性，並且是必要的有益的事。競爭常常促進更完全，而完全常由排除不適者而生。只有能夠抵抗競爭的優良的少數者，才生存起來；至於大多數，却都死滅了去。被喚出的雖多，而被選出的却少。生存競爭，同時又成爲最善者底勝利，變成惡者及不適者底死滅。這也許是可悲的事。這與「人都不免一死，是可悲的」一樣，總不能拒絕這個事實，也不能改變這個事實。

【註】這里應當注意的，就是小小辭句上的變化，便對於擁護資本制度大有用處。這件事實，達爾文說過「最適者底生存。」可是斯賓塞（Spencer）却說「最善者得勝利。」這樣一來，那種爲「現社會底

競爭勝利者」的大資本家，就成了最善的人。

赫克爾還這樣說：「進化論或自然淘汰說，完全是貴族的。這是以最優者底生存做論據的。分工使性格發生更大的分化，使個人間發生更大的不平等。人類文化更高度地進步，則諸階級間底差異和距離，就變得更大。那種要求一切平等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等於要回到野蠻人底原始生活。」

又，斯賓塞在達爾文以前，已經建立了一種社會發達說（以生存競爭為基礎的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學說）；後來他把他底學說與達爾文主義密切結合起來。他說：「在動物界，老者弱者病者，都被排除，只有強者健者，才得生存。所以生存競爭促進物種底純化，防止物種底退化。如果廢除競爭，來保護病者弱者和不適者，那就要發生物種底一般化的衰敗了。如果因同情而生的慈善行為超過了那適當的程度，其結果反而會增大新時代底苦惱。動物之所以概為強健，實因為遇着無數危險，不適者都死滅了的緣故。在人類

和家畜之間，疾病及不健康之多，實因為保護病者，弱者的緣故。社會主義以廢止人類社會底生存競爭為目的，所以必然地要引起精神的及肉體的墮落。」

以上所說，就是那些利用達爾文主義去擁護資本制度的人底主要議論。這種議論，驟然一聽，好像極有道理，其實社會主義者要駁倒它，是很容易的。這些議論，不過表示他們完全不懂社會主義，不懂資本主義罷了。

大凡直接拿人類社會與動物體相比較的人，第一就看落如下的事實。個人與個人之間底差異，並不是像細胞與細胞，器官與器官之間底差異那樣的東西，只是其能力底程度相異而已。人類社會底分工，與細胞底分工，器官底分工不同，並不會因為使用一方面的能力便會消失別的一切能力。社會進步，會發生更多的分化，那是不錯的；但說它會發生更多的不平等，那就完全錯誤了。何況那種說階級間底差異和距離會更加增大等話，完全是一種愚言。這種愚言，由于不知分工與階級底區別，以及誤解（或曲解）階級

階級差異如像細胞與細胞底差異，器官與器官底差異，那樣固定的東西而生的。又，社會主義，確實要求一切平等；但社會主義，並不是廢除分工，其實只有在社會主義之下，才會真正的分工出現。這個道理，稍懂得社會主義的，都會知道。在社會主義之下，並不廢除勞動者間底差異（才力底差異，職業底差異；）所廢除的，只是勞動者與榨取者之間底差異。說什麼回到野蠻人底原始生活，那簡直是毫無辨駁價值的妄談。

不錯，在生存競爭上，只有強健的動物得生存的，確是事實。然而同樣的事情，並沒有發生于資本家的競爭之下。在資本家的競爭中，勝利並非依那從事競爭的人底力量來決定，多半是依那身體以外的某種力來決定的。固然，在小資本家底場合，個人底力量，可以說是成功底基礎；但是到了資本制度發達，變成大資本競爭的時候，成功就不靠個人底力量，而靠那資本底力量了。只有些少資本的人，縱令才力非常優秀，也終不能對抗大資本底力量。於是，小資本家就死亡了。他們並不是以人的資格死亡，乃是以資本家的資

格死亡的。他們並不是被社會裏排除出來，只不過被資產階級隊伍裏排除出來。他們雖以人的資格繼續其生存，但不再以資本家的資格生存了。所以在資本家制度之下所行的競爭，在其資格和結果上，都與動物界底生存競爭，有不同的地方。

在人類社會裏，以人的資格死亡的，是那些屬於完全不同的階級的人。這就是那些與競爭無關係的人。勞動者並不是與資本家作事業上的競爭，只不過賣其勞動力於資。本家。他們因為沒有財產，所以就沒有試驗其力量的機會，也沒有與資本家競爭的機會。他們底貧乏和悲慘，決不是因為他們底才能力量底不足（即因為是弱者），以致競爭失敗而生的結果。所以如此者，只是因為對於其勞動力所付的代價太少的緣故。因此，富者底兒童，縱令生來柔弱，也因為有很好的營養和很大的注意，得以生存；反之，勞動者底兒童，縱令生來強健，也有多數陸續死亡。這些貧窮人底兒童，多數致於死亡的原因，並非因為生來柔弱，多半是由於外部的原因。而這外部的原因，就是勞動者底境遇。這勞動者

底境遇，是資本制度底結果，即由利益底榨取，工錢底降低，失業，恐慌，住宅底不衛生及長時間的勞動等所造出來的。所以我們要知道，殺死許多強壯健全的兒童的，實在是資本家制度。

於是，社會主義者就論證道：人類社會與動物界不同，人類間底競爭制度，並有使最優最強者出現；這個制度不過使許多強壯健全的人因貧窮而死，使那些富者雖柔弱多病也得生存。社會主義者還論證道：在人類社會中，競爭底決定的因素，並不是個人的力量，乃是人以外的物力。這就是說，決定生存和死滅的，只是「金力」。這個由金力來支配的現存制度，才是使人類底精神和肉體墮落的東西。

空白页

第六章 自然律與社會學說

赫克爾和斯賓塞，對於社會主義達到錯誤的結論，那是不足怪的。達爾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是兩個各別的學說，一個適用於動物界，一個適用於人類社會。依照達爾文底進化學說，是由動物界發達到人類這個階段的；然而從此以後——即動物成了人類以後，就適用馬克思底進化學說了。在這個意義上，兩個學說實在是互相補充的。可是有人要拿一方領域裏的學說，去應用到行着別種法則的其它領域，那就一定要陷於錯誤的結論。

要想用自然律來決定何種社會形態是本然的是當然的，就是這種場合；資產階級的達爾文主義者，正幹着這個玩意兒。他們論道：支配動物界的達爾文學說底法則，當然也以同樣的力適用於人類社會底資本制度。因此他們就說：資本制度是本然的社會組織，而且是可以永久存續的制度。在別方面，却有一些社會主義者，要想根據達爾文主義來證明社會主義的制度是本然的社會組織。他們說：

「在資本制度之下，人們實行生存競爭，並不使用同樣的武器，乃是使用人工做成的不同的武器。只要是門閥階級財產等在支配着生存競爭，則什麼健康強壯智識道德等自然的優勝，便都沒有什麼用處。社會主義，是要廢除這一切不平等的，是要對於社會全體成員給與平等的生活資料的，所以那時纔會行着真正以個人的優勝為決定要素的生存競爭。」

這種議論，用來反對資產階級的達爾文主義者的，確是很好的；然而實際，却也有錯

誤之點。辯護資本制度的資產階級的達爾文主義，與拿達爾文主義做根據的社會主義，在其立論底根本上，有着同樣的錯誤。兩者雖然達到了正相反對的結論，但是都從人類社會中有自然的永久的制度這種錯誤的前提出發，所以在這一點，陷於同樣的錯誤。

據馬克思主義所告訴我們：什麼本然的社會制度，永久的社會制度，是決不能有的；一切社會制度，在一定的條件之下，都是必然的。並沒有特別可以認為「本然」的別種社會制度。種種社會制度，都是生產機關發達底結果，互為消長的。所以各種制度，在那特定的時候，都是自然的制度。資本制度，並不是像資產階級所相信那樣唯一本然的社會組織，同樣，社會主義的制度，也不是像有些社會主義者所主張的那樣唯一本然的社會組織。如像封建制度在中世紀是自然的一樣，資本制度在十九世紀底社會狀態之下也是自然的。而社會主義在將來的新時代，也是自然的。特別取出一種制度，說這是唯一本然永久的制度；其錯誤等於特別取出一種動物，說這是最完全的動物。各種動物，各自適

應特殊的環境，都是一樣完全的。這是達爾文主義所告訴我們的。各種社會制度，各自適合特殊的條件，從這個意義上看，可以稱爲美善完全。這是馬克思主義所告訴我們的。

資產階級的達爾文主義者，辯護那將要崩壞的資本制度的努力之所以歸於失敗，多半是由於上述的理由。將自然科學底議論應用到社會問題上來，差不多在一切場合，都會達到正反對的結論。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爲自然界發達，非常緩慢，在人類歷史底範圍內，幾乎不能感到它底變化。因而差不多可以將它看做固定的東西；然而人類社會底事物，却與它不同，是發生着非常急速而且不斷的變化的。所以要理解社會發達底動力和原因，就有特別研究社會這東西的必要。研究社會，才會明白社會發達底理由。這樣看來，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主義，各應停在自己底領域內。兩者是互相獨立的東西，其間並無何等直接的關係。

可是這裏却生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只適用於人類社會；達爾文主義，

只適用於動物界；兩說中無論哪一說，都不適用於別的領域。我們究竟能不能停在這個結論上呢？在實際問題上，替人類立一個法則，替動物界又立一個法則，的確是很便利的。然而那樣做法，却忘記了人類也是動物。人類是從動物中發達出來的，所以適用於動物界的法則，不能一到了人類就忽然失去其適用性。人類誠然是很特殊的動物；但是這樣，我們就要去發見這特殊的點，爲什麼那些適用於其他一切動物的法則，不適用於人類，爲什麼只有人類發生不同的情形。

於此，我們又遇到一個重大的問題，資產階級的達爾文主義者，是不會遇到那樣的問題的。他們只會說人類是動物，此外再沒有什麼麻煩，就把達爾文主義應用到人類界來。那結果，達到怎樣錯誤的結論，已如我們前面所說了。可是在我們看來，這個問題決不是那樣簡單的。我們第一必須認明人類與動物底差異，然後才能知道爲什麼在人類社會裏，達爾文學說會變成別的學說（即馬克思主義）。

空白页

第七章 人類底社會性

我們認定人類底第一個特異點，是營着社會生活這件事。可是人類在這一點，並非與一切動物不同的。在動物之中，也有一些營着社會生活的種屬。人類在這一點，只是與前面關於達爾文主義所舉的那些動物不同。這就是與那些不營社會生活，各個互爲生活而鬥爭的動物不同。所以可以與人類相比的，並不是那些營個別生活的猶猛的動物，只是那些營社會生活的動物而已。關於動物底社會性，還沒有說過；實在，這是在動物之間造出新現象的力量。

把生存競爭看做決定動物底種類形體的唯一的力，那是錯誤的。生存競爭，是使新種發生的主要的力；但是達爾文自己，也很知道，造成動物底形體、習慣、特質等，其它諸力，也是一同有作用的。達爾文在他所著的人類底系圖裏，解說雌雄淘汰，指出雄對於雌的競爭，是使鳥和蝶生出美麗的羽色，及使歌鳥生出優美的聲音的。他又在同書之中，寫有關於社會生活的一章。關於這一點的許多說明，在克魯泡特金（Kropotkin）底互助論裏，也寫得很多。又關於社會性底效果的最好的例證，在考茨基（Kautsky）底倫理與唯物史觀一書裏有得舉着。

動物多數集合而營羣（或團體）的生活的場合，就共同對外界行生存競爭，在團體內却廢止生存競爭。營社會生活的動物，彼此間便不行鬥爭了。因而弱者就不致於滅亡，反與強者受同樣的便利。在這種場合，如果有某幾個動物因其強健的體力，銳敏的嗅覺，發見優良牧場的經驗，或避敵的智力等而得着各種便利，則這種利益，不會僅屬於那

幾個適者的動物，實歸於整個團體。將多數的力結合為一個單位這件事，是給與那團體一種新的力，這種新的力比任何個體（縱令是最強的個體）所具有的力都要強得多。沒有防禦器官的草食動物，能夠逐退猛獸，實在是靠着這種團結的。又，某種動物，能夠保護其子女，實在只因爲有這種團結的緣故。

社會性底第二個利益，即在於營社會生活的團體內，有發生分工底可能性這一點。他們派出偵察隊，或設置守護者；因此在沒有聽到報告有危險發生以前，其他全體成員，都可以安心做攝取食物或採集食物的工作。

這種動物社會，達到某種程度，就成爲一個單位，一個組織體。這種關係，與一個動物體中諸細胞底關係比較起來，自然是弛緩得多。但是這種團體，總是一個結合體，一定有着一種束縛各個成員的力。

這種力，即存於社會性中。換句話說，即存於使他們組成團體，並使他們繼續其團體

的本能之中。各個動物不能不把全體底利益放在自己底利益之上。他們都不能不常常不顧自己一身，爲着團體底利益及維持，而本能地行動。如果柔弱的草食動物，只想着自己一身之事，當那猛獸來襲的時候，馬上各自逃散，則那全羣就會立刻滅亡。所以只有在自己保存底強烈的本能被更強烈的結合本能所壓倒的時候，因而只有在各個動物肯冒自己一身底危險去擁護全羣的時候，那個羣纔能存續，纔能永遠享受團體底利益。於是犧牲、獻身、勇敢、紀律、自覺等心理作用，就生出來了。如果沒有這些東西，社會就要解體。社會只能存在於這些東西存在的地方。

這些本能，其起源在於習慣及必要之中，然而又因生存競爭而漸漸強大起來。這些動物底各羣，對於同種族的別羣，也站在競爭的地位上。那些最適於禦敵的羣，就存續着；那種防禦力最小的羣，就死滅了。社會本能很發達的羣，有存續的能力；社會本能微弱的羣，容易爲敵所食或不能找到適當的食物。所以這些本能，變成那決定生存競爭底勝利

者的最重大的要素。社會的本能之所以占到這重大要素的地位，實在爲此。

這些關係，對於資產階級的達爾文主義者底議論，投了一片完全新鮮的光亮。據他們所說：排除弱者，是自然的；這種事情，爲防止種屬底腐敗，是必要的；保護弱者，是要使種屬退化的。但是事實怎麼樣呢？在自然界裏，在動物界裏，弱者不是明明受保護嗎？他們維持自己，不是非靠自己個體的力嗎？他們不是沒有因個體柔弱而受排除嗎？這種辦法，不是不會削弱團體，反而添加新的力量嗎？互助最發達的動物團體，在鬥爭場裏不是最適於維持自己嗎？那種從偏狹的見地看來以爲弱點的東西，不是倒反變成很大的優點嗎？社會的動物，不是常常站在一種能夠戰勝那些實行個別鬥爭的動物的地位上嗎？這不見表明那些所謂應該墮落、退化的種屬，得到勝利，在實際上證明他們是最強最優者嗎？

由上所論，我們就可以充分知道：那些資產階級的達爾文主義底議論，是如何淺薄，如何非科學的了。他們底自然律，他們底自然概念，是從一部分與人類類似點極少的動

物界裏得來的；那些生活於差不多與人類同樣的狀態下面的動物，是完全付之不問的。爲什麼發生這樣事情呢？這是因資產階級自身底境遇而生的。他們都屬於實行個人競爭的階級（即資本家階級。）所以他們拿自己來作比，就是在動物界裏，也只看見個體的生存競爭。他們之所以看落了那對於人類有最大重要性的另一個形式的生存競爭，完全爲此。

但是資產階級的達爾文主義者，也知道人類不是單爲利己心所支配，不顧一切鄰人的。資產階級的學者，常常這樣說：凡人都有利己心和愛他心這兩種感情。可是他們不知道那愛他心底社會的起源，因此不能理解它底限制和條件。在他們口裏的愛他心意，非常曖昧；他們不知道怎樣對付才好。

凡適用於社會的諸動物的事情，也適用於人類。做我們祖先的猿人，以及由猿人發達而來的原始人，都是缺乏防禦力的軟弱動物，差不多與一切無尾猿一樣，營着血族的

社會生活。在他們之間，勢必一樣地發生社會性及社會的本能。這社會性及社會的本能，後來就發達成爲道德感情。我們所謂習慣，道德，畢竟不外是社會的感情。而這種感情，在動物之中也是有的。就是達爾文，也說「在動物底習慣中，有一種人類所稱爲道德的東西。」動物底社會的感情與人類底道德感情底不同，只是那自覺底程度這一點。換句話說，就是只在於當人類明白地意識到這社會的感情的時候，它就顯出道德感情底特性這一點。資產階級的學者們，把道德觀念看做人類與動物底主要區別；但是這道德觀念，並不一定是人類全體所共通的東西。它不過是從那動物界裏所存在的生活條件中直接發生出來的產物罷了。

道德感情，只局限於那動物或人類所屬的社會團體中，不能擴張到這範圍以外。這件事實，是從那道德感情底起源底性質上發生的。道德感情，對於結合團體這種實際上的目的是有用的，在此以外便沒有用處。在動物界，社會團體底範圍和性質，單由外界底

事情來決定；所以那團體，差不多常常保持同一的狀態。但是人類底團體（即其社會單位）是隨着經濟上的發達而常常變化的，所以其結果，社會的本能也是變化着的。

人類底原始團體——即蒙昧的野蠻人底團體，就已經比動物底團體結合得更強固了，家族關係及共通的言語，更使這種結合鞏固起來。每個個人都得到全部落底支持。在這種狀況之下，社會的感情（即道德感情，即個人對於社會的服從）一定會發達到極度。此後隨着社會更加發達，部落制度就自然崩壞，別種新的結合就代之而起了。這新的結合，就是叫做都市，國家的那樣生活團體。而這些團體底所屬員，就共同對於別的都市，別的国家實行生存競爭。這些團體，與那經濟發達底程度相應，漸次擴大其結合範圍，減少其相互間底鬥爭；因而社會的感情，就傳佈於廣大的範圍了。所以在古代史底末期，當時既知的一切人民，就形成了一個單位。這一個單位，就是叫做羅馬帝國的那樣巨大的生活團體。於是社會的感情（即道德感情）差不多對於一切人民都有着勢力，因

而「四海皆兄弟」的道德思想也發生了。

就現時的狀況來看，一切人民，在經濟上已形成着一個單位，雖然還很脆弱。「四海皆兄弟」的抽象的感情，也漸漸普遍化了。然而社會的感情底最強烈的表現，是在於同階級底所屬員之間。因為階級這東西，是表現特殊的利益，包含某種所屬員的實質上的根本單位。所以社會單位（生活團體底單位）和社會的感情，在人類社會裏，是常常變化的。而這種變化，是因經濟的變化而生的。經濟的發達越達到高度，社會的感情就越發提高，越發尊貴。

空白页

第八章 工具、思想及語言

社會性及其結果的道德感情，是區別人類與某種（不是全體）動物的特性。然而還有幾個專屬於人類的特性——使人類從全體動物中區別出來的特性。第一是言語，第二是理性。人類又是使用自己做成的工具的唯一動物。動物對於這些現象，不過現出極少的傾向而已；而人類却因此發達了根本的新特質。許多動物，都能夠發出一種聲音，而相互之間，也就藉這聲音得着多少理解。但是爲表現事物和行爲用作媒介的聲音，却只有人類才有。動物也有腦髓，用腦髓思索事物。然而人類底心，却完全是特種東西，它能

做推理或抽象的思索。動物也有爲一種目的使用一種物體。例如作巢就是。猿猴有時也使用棒兒或石子。但是爲特殊的目的使用自己特意作成的工具的，却只有人類。我們看見動物之間，也有上述那些原始的傾向，就可以知道，人類底這些特性，並非由於什麼不可思議的創造而生的，也是由動物時代繼續發達而來的結果。

營着孤獨生活的動物，到底不能夠達到這樣的發達階段。人類之所以能夠達到這個階段，只是那社會生活所賜的。站在社會範圍以外，語言就完全沒有用處，恰如黑暗中，的眼目一樣，就只有死滅之一途。語言只有在社會內才是可能的。只有在社會內，才需要語言來作諸成員互相理解的手段。一切社會的動物，都有着一種相互理解的手段。不然，他們就不能協力遂行一種計劃了。當原始人做事的時候，那種作爲交通手段所必要的聲音，一定是先發達出對於工作的名稱，其次發達出對於事物的名稱的（先發生簡單的動詞，其次發生伴隨動詞的名稱吧。）

工具底使用，也是預想着社會的。沒有社會，則工具底製作法和用法，都不能傳到後世。在孤獨的生活狀態之下，每人都要由自己做發明；而其發明者一死，則其發明也即隨之而亡，各人都非重新做發明不可。前代底經驗和智識，只有靠社會才能保存住，繼承着，發展去。在團體生活裏，縱然死了幾個人，而團體本身還是存續着的。使用工具的智識，並不是人類生來就有的，是在那成長中獲得的。所以心的傳承是必要的；而這心的傳承，只有在社會裏才是可能的。

人類底這些特質，是不能與其社會生活相分離的；同時這些特質底相互之間，也有着很深的關係。這些特質，並不是單獨發達起來的，都是共同進步起來的。思想和語言，只有相互協力才能存在並發達，這一層，無論是誰，只要就自己的思想底性質來想一想，都會明白。當我們思考事物的時候，無論是誰，都要自己對自己說說看（縱然不出聲，也要在口中或心中說說看。）這就是因為不用語言，就不能明晰思考事物的緣故。如果不用

語言去思考事物則其思考，一能不明瞭，而且不能使種種思想結合起來。這種事情，大家從自己底經驗上看來，都會明白。這是表示抽象的理性不外是感覺的思想這件事的。換句話說，就是表示思想只能依感覺而發生這件事的。可是我們之能夠表示感覺，却只有由於對於事物的命名。我們要想擴大心底作用，或使智識進步，第一就非從那藉命名去區分事物類別事物的事開始不可，或非從對於舊命名附上更精確的意義那件事開始不可。語言是心底驅體。是建設一切科學的材料。

關於人類底心與動物底心底差異，叔本華（Schopenhauer）曾經說過很適切的話，這些話，被考茨基引用在他底倫理與唯物史觀中。動物底行爲，僅爲看得見的動機所支配我們能夠指出，動物被什麼引誘而做這件事或那件事。這是因爲我們也看得見那引誘底原因之故。但在人類，却完全與此不同。我們不能豫言人類將做什麼。這是因爲我們不能知道那個引誘人類的動機之故。誘引人類的動機，是頭腦中的思想。人類是會

思考的。當他們思考的時候，一切智識（即過去經驗的結果）都來發生作用。由這些智識，決定應當怎樣行動。動物底行爲，由直接的感覺來決定，而人類底行爲，却由抽象的觀念來決定。人類還受那看不見的微妙的動機所影響。因此，人類就現出獨立的外觀；人類底行動就好像都依其入底主義和意向而行，能夠顯然與動物底行爲相區別。

人類與動物，都有着肉體的慾望；所以都不能不向那周圍底自然物，去求其慾望底滿足。心中的感動，是直接的衝動和開始；慾望的滿足，是其行爲底目的和終局。在動物界，有了感動，就馬上現出行爲。例如動物一看見餌食，就立刻飛去吃它。這種行動，是遺傳下來的本能。又如：動物一聽見某個仇敵底聲音，就立刻逃走（如果是能逃的動物），或是裝做死的樣子（如果是有着保護色的動物）。但在人類，於感動與行爲之間，還有一個思索考慮底長鏈子起於頭腦之中。他底行爲，由這思考底結果來決定。

這個差異，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它與工具底使用有着密切的關係，是不難看出的

道理。思想起於感動與行爲之間；與這一樣，工具出於人類與人類所欲獲得的東西之間。再則，因爲工具立於人類與外物之間，所以思想就不能不生於感動與實行之間。人類不能空手出去對付仇敵或採取果實，他必定要拿着一種工具或一種武器（武器也是工具）出去。所以人類底心，不會跟着最初的感動就立刻行動的。首先，他想到工具，然後向着目的物去行動。這種物質上的迂路，自然會引起心理上的迂路。達到某種行爲所經過的思考，是實現那種行爲時所必要的工具底結果。

上面所述，是關於原始工具的簡單的實例，又是心理發達底最初階段。到了使用工具的技术更加複雜，因而物質上的迂路更加擴大的時候，那結果，在心的方面也要發生更大的迂路。當各人製作各自底工具的時代，飢餓及鬥爭思想，一定使人們底心向着工具底製作。這時在感動與慾望底滿足之間，也有一條長的思想鏈子。然而降到現代來看，這條鏈子，就變成很長很複雜的東西了。例如解雇了的勞動者，豫見不遠就要發生飢餓。

於是他就買報紙來看，查看有什麼地方需要勞動者。然後他走到鐵路公司去受雇用。雖然他實際取得工錢，還是後來的事，但是這樣一來，他就做出一種將來可以免除飢餓的地位了。這是經過一條很長的迂迴道路的心的活動法。但是這是與那種可以滿足現代人類底慾望的高級技術相一致的思考法。

然而人類不僅使用一種工具，乃是使用許多可以用於種種目的的工具的。而且他能夠選擇那多數工具。人類因為使用這些工具，所以與動物不同。動物除了自己身上所有的天生的工具及武器以外，不能再有進步；而人類却能造出自己底工具，並能隨意改變它。人類因為是一種使用這樣許多工具的動物，所以不能沒有按照目的而選擇那工具的智慧。他底頭腦中，有種種思想來往着。他底心，思考一切工具及其使用底結果。由這些考慮底結果，而生出行爲。他又把這一個思想與別一個思想連結起來。而且遂行最合目的的考案。

動物却沒有這種能力。就是有這種能力，也是沒有用的。動物沒有利用它的方法。它們底形體，使它們底活動局限於狹隘的範圍。獅子只會跳到它底餌物上面；至於後面有人追來捕它，它是想不到的。兔子底身體，使它能夠跑得很快。防敵的方法，只有逃之一途。即使想用別的方法，也做不到。所以這些動物，除了跳和跑之外，想不到別的事。一切動物，都被造成適合於一定場所。它們底活動，一定要變成強烈的習慣。不過這些習慣，不是不可以改變的。動物不是機械。它們被放在不同的境遇之下，也能造出不同的習慣。可是動物所具有的制限，並非在於其腦髓底性質，乃在於其身體底構造。就是動物底活動，是受其形體和環境所限制的。因而動物就沒有一點從事思考的必要。推理這一類事情，對於動物不但是無益，反而是有害。

人類却與此相反，因為要選擇那種按照特殊的必要的工具和武器，所以一定要有推理的才能。要殺會跑的兔子，就用弓箭。遇到了熊，就用斧頭。要擊碎堅硬的果物，就用鎚

子。如果有危險來襲，就一定要想：還是逃避好呢，還是用武器去鬥爭好呢？只要是人類使用着人爲的工具，則這種思考的能力，就一定是必要的。

思想、語言和工具，具有這樣不可分離的關係，就是表示三者是同時發達起來的。這三者是怎樣發達起來的呢？這只能推測而知。人類之所以從那類似猿猴的先祖變化爲原始人，是生活狀態變化了的結果。當我們底先祖從森林中（這是猿猴底本來住所）走到平野的時候，其生活狀態，一定是完全變化的吧。手與足底區別，想必是由那個時候發生的吧。他們底社會性與其善取物件的手，對於新的發達，想必是很有用的吧。石子哪，棒兒哪，這些粗糙的東西，順手拿來玩弄了吧。這樣的事情，反復了無數次數，於是那些原始人底心裏，也自然留下一種印象了。

在動物看來，周圍的自然界，只是一個東西。它們關於自然界底細目，是無意識的；區別種種外物，它們是無能的。就是原始人，在其最下級的發達程度上，想必也不過是有着

那樣程度的意識吧。他們從那圍繞自己的大羣物體中，弄一種東西（即工具）到自己手上來，於是這種東西就被利用於生活上的目的了。因為這些工具是與生活有關的東西，是極重要的東西，所以就給它一個名稱。這名稱就是一個聲音，同時是某種特殊活動底名稱。有了這種聲音（即名稱），人類才開始用概念和名稱去解剖世界。因而自覺才發生，才為某種目的有意識地去使用某種物體。

這個過程，就是人類發生底開初。到了人類故意尋求某種工具而使用它的時候，才有工具底發達。從此只要再進一步，就發生工具底製造。從銳利的石子裏，造出石刀、石針、石錐、石鎗；從棒兒裏造出斧頭。到了工具漸漸分化，分工也漸漸發生的時候，語言和思想，也就漸次發達而成爲豐富，並且造出新的形式。而這思想，又使人們以更好的方法去使用工具，去改良舊工具，發明新工具。

這樣看來，一件事是與別件事相關連着的。社會性底實演與其被應用於勞動上，是

一根發條；技術、思想、工具及科學，都由此而起，並且由此而漸漸發達。總而言之，原始的類猿人，是靠他底勞動而提高到真正的人的。使用、並、製、造、工、具，是區別人類與動物的端緒。

空白页

第九章 動物底器官與人類底工具

我們在動物底器官與人類底工具之間，看出人類與動物底主要的差異。動物用自身身體上的器官去採取食物，克服仇敵；人類却使用工具去達到同樣的目的。「器官」這一名詞，在英語裏叫做 *Organ*，其語原為希臘語底 *Organon*，也是工具底意味。器官是自然發生的工具，是生於動物身上的工具。反之，工具是人類自己做成的器官，即人工的器官。換句話說，在動物是器官，在人類是手和工具。動物用自己底器官所做的事，人類是用手和工具來做的。人類底手，生成能拿各種工具，所以變成適合一切工作的一般的

器官。所以手是能夠遂行各種機能的器官。（例如蟹，有鉗子樣的工具，生來就為其身體底一部分。牛生有角，如二根鏢樣的工具。虎生有牙，如短劍樣的工具。可是人類是自己做劍做鏢做鉗的，所以好像手頭一併拿着蟹底器官，牛的器官，虎的器官一樣。）

這樣，人類因為能夠遂行各種機能，所以在他們面前，就展開一種斷非動物所能知道的廣大的發達範圍了。因為人類底手能夠使用各種工具，所以能夠把各種動物所能具有的一切器官底作用，都結合於人類一身上。各個動物，其身體底構造，只適應於一種特殊的環境。而人類却不然，他能憑藉他底工具適應一切環境，適應一切情形。馬底身體構造，適於平原；猿底身體構造，適於深林。將馬放在深林，與將猿放在平原一樣，是軟弱而無力的。只有人類，能夠來往自由，往深林則用斧頭，往平原則用鋤頭。人類仗着他底工具，可以走走世界一切地方而在那里生活。動物只能生活於那種供給它們食物的地方，一移到別的地方，就要死滅；而人類却不然，他仗着工具底力，遂至征服了世界而蕃殖其全

而有一個動物學者說：各種動物，一定都有一種優點，靠它在生存競爭中維持住自己；但是同時又一定有一種弱點，因此爲敵之餌，不能大大地蕃殖。可是人類，在這個意義上說，只有優點而無弱點。因爲人類握有工具，所以能夠對抗一切動物。而這工具，又不是一定不變的東西，是不斷進步改善着的東西；所以人類能夠站在一切動物之上。總而言之，人類因爲使用並製造工具，以致成了生物界全體底主人，成了地球全面底大王。

固然，在動物界，也有器官底不斷的發達和完成。但是這種發達，是跟着動物體底變化的；所以如生物學的法則所指示，是極緩慢的發達。當我們討論生物器官底發達時，幾千年的歲月，是算不得什麼的。可是人類却已將其器官底發達移到外物上面去了，所以沒有再受生物學的法則束縛的必要了。人類能夠使工具迅速變形。人類技術底進步，較之動物器官底發達，是差得很遠的。人類照着這條新進路，僅僅在幾千年之間，就擡出在最高動物之上。人類憑藉這些工具，器械，成了神聖的權力者，把這地球作爲自己獨占的

領域。於此，生物界底發達，就不能再照達爾文學說所說，繼續那和平的無障礙的發達了。人類代自然而爲飼養者，爲訓育者，爲耕作者，爲選擇者了。人類已經變更一切環境，造出動植物底新形體，以適應自己底目的和意志了。

與工具底發生同時，人類身體底變化却停止了。除了腦髓以外，人類底各種器官，雖在今日，還是當初那個樣子。可是腦髓，却隨着工具底發達而發達了。實際上，優等人種與劣等人種底差異，爲主的只在於腦髓底內容。就是這腦髓器官底發達，也不能不停在某種程度了。自從進了文明時代以後，腦髓底職能，也就漸漸有許多被人工的方法所代替了。學問智識，已經被貯藏在書籍之中了。我們今天的推理力，與希臘人、羅馬人（或者甚至於條頓人）底推理力比較起來，並無大差。但是我們底智識，却比當時大進步了。這個進步，依靠書籍是很大的。因爲書籍是那個爲精神器官的腦髓底代用物，有了它可以省了許多勞力。

我們已經知道人類與動物底差異了，現在更進而考察一下這兩者怎樣爲生存競爭所影響。生存競爭，是使生物變成完全的原因，是除去不完全者的原因，這是沒有懷疑的餘地的。但是所謂完全，究竟是什麼完全呢？關於它底意義，現在實有稍爲嚴密表明的必要。嚴密地說，我們不能說動物是用全身去競爭，使全身變成完全的，動物是用各自特有的器官去行競爭，作鬥爭的。獅子不是用它的尾巴去鬥爭。兔子不是靠它的眼睛去鬥爭。鷹兒不能靠它底嘴巴而成功。獅子是用它底跳躍筋肉和牙齒去鬥爭的。兔子要依靠它底足和耳去鬥爭。鷹兒是依賴它底目和翼而成功的。所以如果提出什麼作鬥爭？什麼作競爭？這個問題，我們就不能不回答器官作鬥爭。獅子底筋肉和牙齒，兔子底足和耳，鷹兒底目和翼——這些東西作鬥爭。因而那鬥爭底結果，變成完全的，是這些器官。動物底全身，都依賴這些器官，與這些器官同其運命。

我們現在且就人類社會，提出這同樣的問題來看一看。人類不是靠他們底自然的

(肉體的)器官去鬥爭，乃是靠人爲的工具(即工具器械)去鬥爭的(武器原是一種工具)。自然，在這裡也適用因鬥爭而生出完全，並排除不完全者這一原則的。所以工具作鬥爭，那結果，工具就漸漸變成完全。那些使用優良的工具和武器的人類種族，就能確保衣食住；當直接與別的種族相鬥爭的場合，人爲的工具優良的方面，一定得勝。各種技術很進步的人種，能夠驅逐或征服技術不進步的人種。歐洲人種之所以支配了別的人種，就是因爲他們底技術力優良的緣故。

於此，我們可以明白：那些由達爾文所主唱，由斯賓塞所提高的生存競爭說，對於人類，現出一種與對於動物的場合不同的結果來。生存競爭使那在鬥爭中所用的武器變成完全這條原則，在對於人類的場合與對於動物的場合，生出相異的結果。在動物方面，鬥爭底結果，是變成自然的器官底不斷的發達。這是生物進化說底根本，也就是達爾文主義底精髓。可是在人類方面，鬥爭底結果，却是變成工具底(即生產機關底)不斷的

發達這是馬克思主義底根本也就是與達爾文底進化說不同的點。

由此觀之，可知馬克思主義與達爾文主義並不是只有各別的適用範圍而相互之間沒有什麼共通點的兩個獨立的學說了。實在，在兩說底根柢上，是橫着一個同樣的根本原理的。這兩個學說，是相合而成爲一個單位的。不過人類採取一種與其它諸動物完全不同的進路，發生工具這種東西代替自然的器官，所以這一個根本原理，是兩個領域裏現出各別的情形。在動物界，照達爾文學說而發達；在人類社會，則適用馬克思學說。

當人類脫出動物界的時候，工具底發達，生產方法底發達，勞動底分化，智識底進步：這些都成了全社會發達底推進力。這些東西，造出古今許多社會組織——即原始共產制度，農奴制度，商品生產制度底初步，封建制度，及現代資本家制度——如今又引導我們漸漸走近社會主義。

空白页

第十章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

達爾文學說底生存競爭，在其發達中，採取了特殊的形式，是由於人類底社會性與其使用工具。生存競爭，在人類底團體之間，也是行着的；不過在同一團體底所屬員之間，却是廢止的。在團體內，發生了相互扶助和道德感情，代替了生存競爭。在團體間底鬥爭，技術底優秀，是決定勝利的。因而發生技術底進步。可是它是因社會制度底不同，而生出各不相同的結果的。然則它在資本制度之下，是怎樣進行的呢？我們且看一看吧。

當資產階級獲得政權，建立起資本家制度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是破壞封建制度，將

人民從一切封建的束縛裏解放出來。各人得行自由競爭，是資本家制度底根本要義。就是無論什麼人底行動，不受地方的拘束，不蒙法律的限制，這在資本家制度是必要的。因為只有這樣辦，生產纔能發揮其充分的能力。勞動者也必須能夠自由處理自己，不受封建的束縛或行會底干涉，只有成爲這樣的自由勞動者，他們才能夠把他們底勞動力當做商品賣給資本家；而資本家也只有發見這樣的自由勞動者，才能使用他們。資產階級之所以廢棄一切舊習慣，實在爲此。資產階級使人民完全自由了，但同時又使他們變成完全孤立無援的人。在那以前，人民決不是孤立的。他們是屬於某個地方團體的，是受某個君主或都市底保護的。在這重，還有他們底強處。他們是社會團體底一部分，有對於那團體的義務，同時受倒那團體底保護。然而資產階級，却廢除了這些義務，破壞了地方團體廢除了封建的主從關係這樣，勞動者底解放，同時就是表示勞動者失去一切避難所，失去別人底保護。現在各人只有依靠自己。他已從一切束縛和保護中解放出來了，所以

就不能不自己一人與一切人作鬥爭了。

因這個理由，所以在資本制度之下，人類世界是很像猛獸世界的。而且因這個理由，資產階級的達爾文主義者，才向孤立生活的動物裏去求人類底原型。他們是被自己底經驗導入這個理想的。而他們底錯誤，在於把資本家制度看成萬古不變的東西。關於這資本家的自由競爭制度與孤立生活的動物之間所存的關係，昂格斯（Engels）在反杜林論中這樣說道：

「最後，近世的產業和世界市場底開始，更使這鬥爭普遍化了。而且同時給予它一個空前的毒性。如今自然的或人工的生產條件底優劣，可以決定各個資本家，並全產業及全地方底生存或死滅了。一旦顛覆了的人，就毫不留情地被排除了。這就是達爾文底個體的生存競爭主義，以更加猛烈的程度從自然界移到人類社會來。動物底生存狀態，表現為人類發達底最終期。」

在這種資本家的競爭制度裏，究竟是什麼行着鬥爭呢？由何種「完全」決定那勝利呢？

第一，是技術上的工具，就是機器。「鬥爭生出完全」這條原則，不消說，在這里也是適合的。優良的機器，驅逐惡劣的機器，掃滅單純的工具。因此，機械的技術，就有長足的進步，使生產力越益增大起來。這就是達爾文主義對於人類社會的真正應用。只有一個特殊點，就是在資本家制度之下，有私有財產這東西，在各個機器底背後，都有人控制着。在大機器底背後有大資本家，小機器底背後有小資本家。那小機器一失敗，那小資本家就立刻做不成資本家。

同時，這個鬥爭又是資本底賽跑。大資本是優勝的。大資本越發變成大資本。這樣的資本集中，會顛覆資本自身。因為要維持資本家制度的資產階級會減少，要廢止資本家制度的民衆會增加。在這發展底趨勢中，資本家制度底一個特色漸次消失。就是在各人

個別實行鬥爭的世界中，發生勞動階級底新結合（即階級的團體。）這勞動階級底團結，首先廢止勞動者間底競爭。其次結合他們底各別的力量成爲一大勢力，再以這種勢力去對抗那勞動階級以外的世界。從前適用於一般社會團體的事情，也適用於自然發生的階級團體。就是在這階級團體底各員之間，社會性、道德心、犧牲、獻身的精神，都非常發達。這種鞏固的團結，給予勞動階級以強大的力量，終於能夠征服資本家階級。這個階級鬥爭，並非工具底鬥爭，乃是對於領有工具（即機器）的鬥爭。也就是對於經營產業的權利的鬥爭。而決定這鬥爭底勝敗的，全靠那階級的團結強弱如何。不過最後的勝利，總是屬於勞動階級。

我們現在再就社會主義制度之下所行的將來的生產組織來攷察一下。就是到了那個時候，那種使工具完成的鬥爭，也不會停止。惡劣的機器爲優良的機器所排除這件事，必與資本制度時代一樣。這個過程，使勞動底生產力逐漸增大，這件事想必也與從前

一樣。但是私有財產被廢除了，再沒有人站在那機器底背後，稱爲它底所有者而與它同運命了。機器都是共有財產，只要考慮一番，就可以用完全的機器去替代那不完全的機器。

一切階級既經廢除，則文明世界的全部，就成爲一個大生產團體。在這團體底內部，各員之間沒有鬥爭，只對團體以外的世界去鬥爭。那時將沒有人類同志間底鬥爭，只爲着生活而對自然界作鬥爭。但是因爲技術和學問底進步，這種鬥爭，也就很難叫做鬥爭。自然界差不多完全服從人類，人類只要費很少的勞力，就能得到很豐富的供給。這里替人類開着一條新進路。說什麼人類從動物界裏脫出來呀，什麼人類使用工具去狩生存競爭呀，這些話都已經成爲過去的了。人類歷史底新篇幅，就從此開始了。

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初版發行

實價二角五分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郵費)

社會進化與生物進化

著者 班納科克

譯者 鍾復光

發行者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會獻聲

印刷者 上海新開路福康路
神州國光社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電話掛號七二七
無線電報掛號七二七

分發行所

北平宣內大
廣州財廳
濟南商埠緯二